

《我在他乡挺好的》拍出了现实主义的凌厉本色,也给出了对于人的体察与体恤 给所有迎难而上的人一缕温情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毫无征兆地,《我在他乡挺好的》火了。几乎没有前期宣传,这部12集短剧第一周登场,已有超两万人打出了8.4的高分。不仅“叫好”声高,该剧也很“叫座”,芒果TV平台数据,四集上线七天,播放量已超2.5亿次。

没有名导、名编剧和重磅级演员加盟,主创列表里最为观众熟悉的名字是任素汐和白宇帆,前者曾凭电影《半个喜剧》被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后者因《山海情》马得宝一角入围了白玉兰最佳男配角提名。看起来朴实无华的创作班底凭什么被观众预定为今夏最佳之一?“感同身受”是最重要的答案。

围绕乔夕辰、纪南嘉、许言、胡晶晶四位小城市姑娘,《我在他乡挺好的》用大量接近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情感逻辑、真实的人物状态,反映了人在他乡、拼在大都市的生活日常。剧中有现实主义的凌厉本色,不掩饰独在异乡各式各样的难,也不讳言人生路上层出不穷的坎,“懂你”的创作姿态造就了许多“漂一族”的共鸣,观众看剧中人,就像看见了自己。但它又不那么凌厉,更不传递焦虑或者悲观,而是用许多个意料外情理中的细节反转给了迎难而上的人一缕温情。兼顾了对于“人的处境”的体察与体恤,做到现实主义本分的作品,当然能动人。

把人尽皆知的“异乡打拼”诉诸真实的细节

“北上广深”仿佛是个魔力的词,每天都有年轻人人为之挥别家乡踏上旅途。大城市里机遇无限,挑战也无限。于是,“漂一族”的坚强外表下,总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难。漫长的通勤、槽心的租房、职场竞争、孤独感等等,这些都是出门在外时的生活常态,人之常情,也都或多或少曾被都市剧描摹。《我在他乡挺好的》能突围,不在乎剧中开创性地观照到了哪些逆境,而是在乎剧本把高度概括性的词条诉诸于逼近真实的细节,质朴又贴切。

上班早高峰,胡晶晶在地铁里都快被挤成沙丁鱼了。一抬头,有人正大口嚼着包子,眼看着馅儿摇摇欲坠,姑娘没开口,只是悄悄蹙眉。身边的老太太被上下车的人潮冲得踉踉跄跄,她伸手扶了一把,同样不吭一声。寥寥几个镜头,早高峰时北京地铁通勤的典型场景,被弹幕里认证为“我的日常”。

不仅通勤路上逼真得像是纪实镜头,异乡租房的难题,也唤醒了不少观众离乡奋斗时的共同记忆。房东找上门,乔夕辰才知黑中介吞半年房租,闹到派出所,姑娘最终只得了三天搬



《我在他乡挺好的》用大量接近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情感逻辑、真实的人物状态,反映了人在他乡、拼在大都市的生活日常。

家的余地,钱和房都没了着落。纪南嘉算是四个女孩中事业有成的一名,创业开公司,住在繁华地段,可一次卫生间漏水事件后,找不到业主授权维修的难题照样生生困住了她。因为“租房”而生出的无尽琐碎烦恼,是剧中人的,也是荧屏前无数普通人感同身受着的。

“懂你”的更多细节还散落在剧中的职场戏。胡晶晶是旅游公司产品开发部一员,总能兢兢业业按时完工,偏偏在生日当天被人约谈需要她自动辞职。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加班不努力”,潜台词却是“不如旁人有人脉”,人事好一番挖空心思,不过是为了省下一笔赔偿金。乔夕辰供职于一家咖啡公司市场部。销售总监宁姐正给部门开会商讨秋季新品发布,说话间羊水破裂,被送上救护车前最后一句话仍在嘱咐工作。可转身,公司提前安排的新总监下午就走马上任,无缝对接,快得如同大城市的发展节拍。大城市的竞争,对异乡人、本土人,一样犀利一样狠。

谁不曾离开家乡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过着“独当一面”的生活,谁又不是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着长大的,所以,当剧中没有“主角光环”的女孩们难免被生活扬起的尘土呛到,当她们平凡无奇的工作生活里没能天降“贵人”出手相助,观众相信,在异乡寻找安全感,在人群中寻找归属感的她们,就是我们。《我在他乡挺好的》之所以为人称道,第一便便是用一件又一件生活

中可察的小事积攒出了一句“懂你”。

用最朴素的情意为生活的“苦咖啡”加一颗糖

按人设来看,《我在他乡挺好的》没有太多戏剧化的、足够炸裂热搜话题的标签。故事里的主角都是勤勤恳恳的打工仔,“北漂”“奋斗”“普通”是他们的共性。但也不可否认,故事一开局就是极其戏剧化的暴击:胡晶晶从天桥一跃而下,生日成了忌日。

怎样从平淡生活激起故事的魅力,怎样让极端的桥段不落入狗血套路,奏效的依然是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胡晶晶的意外离世,不仅令闺蜜错愕,也令观众措手不及。为让人物取信于观众,剧作从真实的情感逻辑、平实的生活细节入手,通过闺蜜们的追寻,以逝者的生活痕迹拼凑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像极了真实世界中的许多人,外表不那么出众,但心地善良、个性爽朗,愿为朋友挺身而出,却在自己遇上难处时宁可独自消化。直到意外降临,身边人才蓦然惊觉,原来她或他还有许多秘密。也是依靠逻辑自洽的推导,剧本用胡晶晶的悲剧诠释了让人唏嘘的成年人的崩溃,看似在瞬间突发,实则在坚强的外表下早已有了漫长的负面情绪累积。

可以说,《我在他乡挺好的》直面了生活中的难,由此触及了万千人心。更难得的是,剧本不用“难上加难”来

制造焦虑,许多时候,该剧表现出一种中正平和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用最朴素的情意为每个人生活中可能品尝到的“苦咖啡”,加了一颗糖。

远在家乡的妈妈心疼加班的女儿,给乔夕辰发了微信红包让她打车回家,几十块钱的小红包里饱含亲情。五年来随访的医生心疼“工作狂”纪南嘉,明明是肿瘤的主刀大夫与患者,却处出了姐妹般的情分。平时不算深交同事也有出其不意的惊喜,乔夕辰独自在仓库熬夜加班,不约而同地“恰巧”路过,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按“办公室政治”似乎要针对的新上司也给出意料之外的温柔,原来他早就撞破了下属因闺蜜离去而遭受的巨大苦楚,原来他的每一次“你好好休息”不带弦外之音。剧作用一次次小反转烘托出身边人的真心,为困境中人送去些许安慰。不止于此,剧里还有许多素昧平生者也给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的“小确幸”:第一次见面的警察从身份证知悉了胡晶晶生日,那句“生日快乐”一定在她生命最后时分留下过暖意;搬家的师傅“顺手”帮忙修好了坏了的行李箱,微不足道的善意其实能照亮别人很长一段路。

导演李漠说:“剧中每个角色都是带着梦想与希望在努力生活,也希望传递给观众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或逆境,都能更坚强地生活下去,对生活充满希望。”就像剧中那句台词,他乡打拼当然有种种难,有千万个理由让人却步,但留下,只需要一个理由,“这座包容的城市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橙剧场·可当代艺术中心、THE BOXX 城市乐园、马兰花微剧场……昨天,新一批10家演艺新空间单位正式获得授牌,这意味着上海演艺新空间总数已逾90家,目前仍有多家特色餐饮空间、书店、酒店、咖啡馆等文创空间向市演协提交申请书。“可以预见的是,演艺新空间年内可达百家!”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无不自豪地说。

据上海市演协数据统计,本市民营院团和街头艺人年演出量均已破万。从演艺新空间增量提质,到上海街头艺人成“街头明星”;从民营院团原创爆发,到上海剧场行业实现市级文明行业“二连冠”……过去一年,上海演出行业亮点频频,优秀的数据持续领跑全国。

民营院团:坚持主旋律创作,坚持扎根基层,坚持创新发展

2020年演出场次超过1.6万场,全年收入超过2.5亿元的上海民营院团,坚持主旋律创作,坚持扎根基层,无论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是疫情带来的考验,始终有勇有谋,有创新有成效地应对演艺市场的新挑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上海各民营院团为创排红色题材作品,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与热情,诞生了一批被频频“点赞”的原创佳作。文慧沪剧团原创沪剧《早春》刻画了一个鲜活的革命者“柔石”的形象,此剧代表上海民营院团,入选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上海新东苑沪剧团沪剧《飞越七号桥》取材解放战争真实历史,唱响了一支烽火硝烟下的英雄赞歌,日前在保利上海城市剧院再度上演,同样收获掌声无数。

作为上半年中国音乐剧市场最大的爆点,音乐剧《赵氏孤儿》仍在全国巡演路上,所到之处掀起阵阵热浪。徐俊戏剧艺术中心大胆碰撞东西方文化,将现代性注入中国古典文本,创造性的改编赢得观众叫好。导演徐俊说,音乐剧《赵氏孤儿》在创作之初就是按照精品剧目的标准打造的,“音乐虽是舶来的艺术,但本土扎根日久,中国人可以很自信地用音乐来讲故事,这个载体也完全可以成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

上海现代剧社则在新晋时尚地标“上生·新所”连续举办戏剧节,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演艺内容,为昔日的海派建筑遗址存书书写了新的剧本,也拓宽了民营院团的经营思路。

街头艺人:充满正能量的“街头明星”

今天,上海的街头艺人可以称得上是城市街头的素人明星了。不久前的“七一”,他们在静安公园门口举办的红歌演唱会感染了很多人。在多个新冠疫苗接种点也有他们卖力演出的身影。这是一支充满正能量、深受市民百姓喜爱的城市艺人团队。近八年来,上海持证街头艺人数量已达17批300人,2020年全年演出超过一万场,为逾百万市民游客带来歌声与欢笑。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五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节”中,上海街艺团在全市30多个点位同时铺开,完成100多场演出,成为上海“文商旅融合”的一支文艺轻骑队力量,受到市民观众的普遍赞扬。今年5月,上海街艺与杭州联手,创建了首个“双城街艺节”,在长三角推出了又一个“上海文化品牌”。

韦芝介绍说,目前上海街艺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自治管理办法,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监督、有措施,始终坚守街艺守则,形成了一支能体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品牌团队。

演艺新空间呈现“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发展趋势

演艺新空间——这个全国首创的“N+演艺”模式开业内先河,通过两年的经验探索,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跨行业、多业态发展之路。

据市演协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演艺新空间累计演出场次逾万场。截至今年上半年,演艺新空间尚演出的《不眠之夜》137场演出票房高达3111万元,具有极强的商业潜力。与人民大舞台连通的亚洲大厦一连开发了九个演艺新空间。首部驻场演出《阿波罗尼亚》自2020年8月首演至今已演出超过330场。

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越来越多的上海艺术剧场也开辟出舞台之外的表演空间,进军演艺新空间领域。“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将成为下一个‘赛程’。”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认为,演艺新空间将成为探索多业态发展的突破口,有助于创新运营模式及演出项目。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这个夏天,海外艺术“顶流”正在抢滩登陆上海,一次又一次点燃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憧憬——继“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特展”到访艺仓美术馆,“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胡安·米罗:女人·小鸟·星星”为浦东美术馆揭幕,西岸美术馆今天迎来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的第二个大型常设展“万物的声音”;三天后,迄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夏加尔作品巡展将登陆上海久事美术馆;再过12天,“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卡拉拉学院藏品展”将现身外滩壹号美术馆……事实上,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于申城举办的高频次,近几年渐渐常态化,成为上海艺术生态乃至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中引人注目的一块“拼图”。

是什么让海外艺术名家名馆对上海情有独钟,纷纷远渡重洋前来办展?显见的答案,藏在一个个展览的举办地——这座城市太多各美其美、富于魅力的艺术展馆里。无形之中将这个问号拉直的,更有由城市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所形成的强大“引力场”。上海文化国际交流中心院长孔达达告诉记者:“上海打造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国际级艺术都市的构架已逐步凸显优势,加上中国在防疫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国外看来,中国上海提供了一个既有活力又安全的国际艺术平台。”

“硬核”的艺术展馆自带弧光,与世界一流艺术品展品彼此辉映

大大小小的艺术展馆星罗棋布于上海,仅官方登记在册的美术馆就多达近百个。它们在水边、云端、街巷、乡野,其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寸土寸金的城市C位,具备承接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的“硬核”实力。这种实力不仅仅指展馆在温度、湿度、安保条件等方面达到的国际通行标准,也来自建筑的魅力、空间的魅力,它们像一剂催化剂,悄然放大着所展

聚焦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上)

泰特、蓬皮杜们为何纷纷抢滩上海办展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万物的声音”展览现场。
▲浦东美术馆“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李洁

艺术品的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流的艺术展馆与一流的艺术展品正是相互成就、彼此辉映的。

13个展厅,总计超过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6个可容纳不同尺寸展品的仓库、全馆配备24小时中央集成恒温恒湿系统……这些“硬指标”都确保新近开幕的浦东美术馆能够满足多规格、高品质的展品展览需求。成为“顶流”艺展的举办地,承接全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及文物,正是这家伫立于陆家嘴“诗歌级位置”的美术馆建立的初心。其四大重磅开馆展令人惊艳,例如与泰特美术馆合作的“光·泰特美术馆

珍藏展”,包括镇馆之宝《奥菲莉娅》在内的百余件珍贵藏品中,不少是首次走出泰特;米罗美术馆则带来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大的胡安·米罗展“胡安·米罗:女人·小鸟·星星”。在这里,海外顶级美术馆珍贵藏品不出借给新馆的惯例得以打破。与标准化一流展陈条件比翼齐飞的,是上海多家艺术展馆提供的个性化展陈空间。这得说到各美其美的艺术展馆建筑及空间本身。例如,由原南市发电厂变身而来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坐拥一座高达165米的大烟囱。在这一超酷的展览空间,已故法国艺术大师波尔坦斯基2018年举办中国首次个展“忆所”时

为其量身定制了作品《心》,一盏灯泡随着心跳的节奏在通天塔里摇摆闪烁,忽明忽暗,给了许多观众独特的体验。在由原北票码头更新而来的龙美术馆西岸馆,有着弧形屋顶的超敞阔主展厅和阶梯展厅让不少艺术名家兴奋不已。2016年有“当代艺术达·芬奇”之称的奥拉维尔·埃利亚松至此办展时,即创作了《开放的金字塔》等几件大型场域特定装置作品。而这场展览的观众之中,就有“全球最贵在世艺术家”杰夫·昆斯,他当即感叹展览呈现出的空间与作品的对话耐人寻味,似有无限可能性。贯通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34米中央展厅“X”和面向

外滩,安置整面高反光LED屏幕的镜厅,则均为浦东美术馆全球首创的特殊展示空间。而吸引蒙克、夏加尔等特展接踵而至的久事美术馆,曾迎来莫奈(日出·印象)特展,莫奈和印象派大师特展等的外滩壹号美术馆,其所处的外滩历史建筑,本就是一道值得一再品味的风景。

贴心且优质的软实力润物无声,由此升腾的艺术氛围让这座城市值得被向往

最近几年,海外艺术名家名馆特展

在上海形成常态化的同时,频次越来越高日益显现。不少海外知名美术馆与上海艺术展馆的合作不止一次,正越来越具有可持续性。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正向循环的形成,与申城许多艺术展馆同样堪称一流的运营能力、公共服务模式等紧密相连,而背后正是上海朝着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奋力迈进过程中逐步构筑起的健全、蓬勃的艺术生态,是城市文化软实力所赋予的底气。“上海跻身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蓝图已具雏形,海外艺术名家名馆对于上海的情有独钟,就是颇具说服力的印证。”孔达达指出。

随着“万物的声音”揭幕,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的进度条划过三分之一。一年半以来,西岸美术馆没有辜负蓬皮杜带来的太多珍贵馆藏,竭尽所能地创新公众教育方式,让“顶流”艺术展品抵达更广阔的观众。例如,围绕正在举办的“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特展,馆方就在常规公众导览以外推出分龄导览,如内容通俗化、生活化、趣味化的长者导览,鼓励自主探索的儿童专场导览,适合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英语导览,邂逅式的快闪导览。“我们正在双赢”,这样的判断,来自巴黎蓬皮杜中心前主席塞尔日·拉斯维涅。

尽管初出茅庐,浦东美术馆与泰特美术馆在合作中已赢得外方的尊重。受疫情影响,开馆展“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不得不以“云布展”的方式在展馆现场推进,这考验着双方的默契。隔着时差,双方的每一次现场连线只能在晚上进行,中方每为一件作品调整好具体位置,都会拍下照片视频,写明报告发给外方。泰特美术馆馆长玛利亚·巴尔肖表示:“很高兴能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亲密合作。”